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人部三十八　信　節操

信一

增釋名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爾雅曰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　註曰方言云荆吳淮泗之間曰展燕岱東齊曰諶宋衛曰詢亦皆見詩疏曰皆謂誠實不欺也　易曰庸言之信　又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又曰行險而不失其信　又曰人之所

助者信也　又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又曰中孚信也　書曰彰信兆民　又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禮記曰士以信相考　又曰大信不約　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又曰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又曰忠信以為甲冑　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穀梁曰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　公羊傳荀息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也　前漢書曰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又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杜欽傳

曰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伍被傳淮南王安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三國志杜恕曰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被肝膽狥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恵所狥者豈聲名而已乎　新唐書魏徵傳曰臣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

誠之令君子弗為也　通鑑司馬光曰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　呂氏春秋曰信之為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巳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安不信草木不大春風不信其華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雨不信其穀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閉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

況乎人事君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不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白虎通曰脾為信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　譚子曰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司馬光潛虛曰天地信而歲功成日月信而歷象明人君信

而號令行人臣信而邦家榮　程子曰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　山堂肆考曰荀子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按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

信二

增漢書公孫弘傳曰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不重

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　人物考曰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期報其主矣令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史記晉世家曰成王與

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周本紀曰褒姒不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畢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不至　曹沫傳曰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管仲不

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左傳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漢匡衡傳曰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國語曰晉國飢公問於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

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　史記曰景公召穰苴以為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遂斬莊賈以徇三軍　左傳王子虎盟

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踰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將誅其父直躬請代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其信不若無信　列子曰孔子自衞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

里魚鱉黿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家語曰孔子絶

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壞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告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墜飯中欲置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矣　左傳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季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史記商君傳曰孝公以衞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

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問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猪何為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懷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韓子曰齊索讒鼎於魯以其偽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聽魯君謂樂正子樂正子曰君胡不以真往曰我愛之

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周紀曰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史記曰吳起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懸於市東門書有能移此轅置西門者給土田宅百畆黄金百斤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克　張儀傳曰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遂閉關絶約於

齊張儀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王大怒　後漢書來歙傳曰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　世說曰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

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　三國志陳壽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諸葛别傳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向劒閣亮有戰士十萬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致宜權停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

東褰以待期妻子鵠望以計日皆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勇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三國志註曰太祖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劒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録曰卓恕為人篤

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氷雪無不至甞從建業還家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賔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恕至一座盡驚 三國志太史慈傳曰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安撫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誰與餞送昌門把腕别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還

晉書羊祜傳曰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以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南史宋高祖本紀曰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帝當得州否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將領軍佐於是用焉　北史于謹傳曰保定三年以謹為

三老周武帝幸太學北面訪道答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　唐書褚遂良傳曰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絶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　戴冑傳曰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冑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冑曰陛下登殺之

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冑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悟從其言

陸羽傳曰羽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　宋史趙槩傳曰槩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為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

元薩達克齊傳曰薩達克齊分鎮四川宋將昝萬壽

擁强兵守嘉定與薩達克斯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為侵掠萬壽心服未幾薩達克斯召還萬壽請置酒為好左右皆難之薩達克斯竟往不疑酒至復言未可飲薩達克斯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昝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歎服　明洪武實錄曰張士誠將呂珍圍諸暨州胡大海自寧越率兵救之珍勢蹙乃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因而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許人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

之不武遂引兵還　徐禎卿翦勝野聞曰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從之　李文忠傳曰文忠攻杭州守將潘元明乞降整軍入止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立斬以狥城中帖然

信三

原行義　周仁（左傳信以行義又周仁之謂信）　結民　增守物（禮記信以

結之則民不倍申叔時曰信以守物　左傳

原退舍　**抱橋**

左傳晉公子及楚楚子饗之公子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城濮之役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史記蘇秦說燕王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增祝史正辭　**春秋斷事**

左傳祝史正辭信也　漢書藝文志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汎海無恐　**負約不疑**

五代史閩希堯使於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希堯曰吾生平不欺汝等恃吾無恐也已而風止　五代史吳世家楊行密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

許諾相從　**絲毫不貸**

譚子許諾相從信之至也　新唐書辛雲京傳雲京治謹於法下有犯雖絲毫必不貸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

披心示誠

定身行事

唐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　國語宮之奇曰定身以行事謂之信

立木市門　帶劍墓樹

史記衛鞅事詳信二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季子曰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不受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不避雨雪　足貫神明

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友至乃去衆歎服　江表傳諸葛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

神明令豈當有此乎

伐原示民　斬妾謝客

左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

稗史平原君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足者於下蹣跚而行大笑躄者詣其門告平原君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引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躄者斬美人之頭而不斬是君言無信也故去平原君遂斬妾首以謝之客復至

遂反魯地　不犯晉軍

史記齊桓公反魯侵地事詳信二

國語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趙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是行也以蕃為軍摰輦即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王脩赴難　華元解圍

三國志王脩傳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

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終而脩至　韓詩外傳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解圍而歸

不疑裔人　卒娶瞽女　唐裴懷古傳懷古為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擊賊懷古以書諭之賊迎降乃輕騎徑赴或阻之曰忠信可通神明况裔人耶身至壁撫諭賊衆悉降　宋史劉庭式傳式未第時議取鄉人之女既約式及第女以疾喪明女家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

使人不欺　遇我必善　漢書循吏傳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絶如魯恭吳祐劉寛及潁川四長

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 宋史岳飛傳飛除荊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賊黨黄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

如期而還 尅日方戰

唐書李元膺傳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録囚因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荅曰吾以信待人人豈吾違如期而至 晉書羊祜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并吞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

堪嘗知己 祜豈酖人

世說新語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抗嘗病祜餽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

不可

愛身 其誰暱我 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荀息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注復踐也言我欲踐言不復惜一死也 又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注無信如此誰肯親我

權不負孤 放能篤舊 左編先主東伐吳以黃權督江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於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或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言 南史梁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

弱故常聘卹之及為北徐時有貴族請婚者故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故能篤舊

長幼有差　漢書賈誼傳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死生不易　左編諸葛附傳亮兄瑾為孫權長史遣瑾使蜀通好時或言瑾别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伯休守價　世說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

獨孤賜名　北史獨孤信傳信為秦州刺史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

左右不離　綱目曹操狗淮汝許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從徐他等謀為逆褚擊殺他等操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

兄弟俱釋

繫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齊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

楚莊重一言　季布無二諾　史記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漢書楚人諺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又魏徵詩季布無二諾

原郭細侯竹馬之期　范巨卿雞黍之會　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　又范式傳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

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醖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别

信四

原禮本 禮記忠信禮之本也

承命 左傳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遂致其君命曰臣能承命為信信無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

增歸郤 左傳秦伯謂士會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郤者有如河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郤注不背指河之言

著金石 三國志吳主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信著金石義蓋山河

耐久朋 錦繡萬花谷唐

魏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時號耐久朋

原冒雨赴獵 周紀魏文侯事詳信二

增終日不食 白帖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起終日不食來乃食

丹書白馬 漢書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貴重然諾 江表傳議者紛紜謂太史慈未可信孫策曰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横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

謁見不拜 唐書盧鴻傳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使通事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許盜格虎 唐書元德秀傳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為詭計且亡去毋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

老楚侍晉 左傳

楚子囊代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展曰杕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杕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守命共時 左傳管仲曰守命共時之謂信

壯邊翕服 三國志田疇傳疇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百姓歸之至道不拾遺壯邊翕然服其威信

已許晉安 南史蕭允傳蔡徵謂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辛苦蕃外荅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

瓶罍不發 唐書陽惠元傳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無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罍不發帝咨歎不已

信五

增詩唐虞世南結客少年場曰韓魏多竒節倜儻遺聲利共矜然諾心各負縱横志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　魏徵述懷詩曰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王績古意曰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　盧照隣詠季布詩曰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　李白俠客行曰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又贈從兄襄陽少府晧曰吾兄素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　又遊敬亭贈

崔侍御曰腰間玉貝劒意許無遺諾

增賦漢班彪北征賦曰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增書漢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增論後漢來歙傳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

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增雜文唐段公路北户録曰越人於山下作壇祭以白犬丹鷄盟曰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　顔氏家訓曰凡人之信惟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

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者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曰梁庰闉為東陽太守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為細陽令歳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南史何胤在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如期而還也並如之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葢非一日之積也

節操一

增禮記曰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漢書東方朔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　北史隱逸傳曰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

荀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裋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孔叢子

曰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宋歐陽脩曰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汚隆在乎用人而敎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

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蘇軾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　冊府元龜曰夫雪霜大摯知松栢之後凋風雨如晦識鷄鳴之不已葢士

之立誠自守秉節無貳同夫介石至於没齒者其若是乎東周之後西漢而下乃有顧義遺利守識求舊居無苟合動不踰矩挺操而罔屈處亂而匪汙深拒權倖絶䶢驕餌意趣非偶靡降心而與游才任過分必投劾而引去鄙斥邪佞保全名節凜然之槩聳於前聞卓爾之行冠乎羣萃非夫天賦性理冥合蹈道而經德秉彝而守正又曷能篤志終始確乎不拔者哉

節操二

增左傳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

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詩傳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史

記魏世家曰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汲黯傳曰上曰汲黯何如人哉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漢書曰單于使衛律召蘇武受辭武謂惠常惠也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　蕭望之傳曰望之字長倩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

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 鮑宣傳曰薛方常為郡掾祭酒常徵不至及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君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 後漢郅惲傳曰王莽

時左隊大夫逯並署為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吕尚於渭濵高宗禮傅説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勲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遂不受署

孔奮傳曰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

已一無所受　朱暉傳曰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樂恢傳曰恢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新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絶不答　周王列傳序曰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　尹勲傳曰勲家世衣冠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　周澤傳曰光禄勲孫堪明經學有志節清白貞正愛士大夫

然一毫未嘗取于人以節介氣勇自行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益卿劉賜之姊子也童幼時即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傍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後漢趙壹傳曰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

手延置上坐　傅燮傳曰中常侍趙忠遣弟延致殷勤於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　三國志魏辛毗傳曰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　常林傳曰晉宣

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 蜀志秦宓傳曰宓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繇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

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　宗預傳曰廖化欲與宗預詣諸葛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　晉書顔含傳曰時論者以王導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公孫永傳曰永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

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

陶潛傳曰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為五斗米折腰　南史臧質傳曰質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耶倫之慚謝質拂衣而去　王僧祐傳曰僧祐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輙稱疾不前儉愈重之

孔奐傳曰奐耿介絶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

溺情所及終不為屈　顧協傳曰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吾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絶於餽遺　北史楊機傳曰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

平恒傳曰恒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常至不足妻子不免飢寒　黎景熙傳曰景熙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　通鑑曰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户李元紘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新唐書蔣欽緒傳曰欽緒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

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狗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盧奐傳曰奐為吏有清白稱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　續世說曰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

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㫖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以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新唐書楊於陵傳曰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韋貫之傳曰貫之居輔相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

豈能為是哉生平未甞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裴休傳曰休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令一啖肉後何以繼　李素立傳曰素立之孫至遠為天官侍郎其知選事也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柰何欲謝以私卒不詣　天中記曰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讐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攀入其黨中因閒語公曰君子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山堂肆考曰宋李倕字舜工知絳州還朝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諸公欲用舜工知制誥但宰相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倕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趣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　宋史范仲淹傳曰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陳恕傳曰恕素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

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潁悉封還之　錢勰傳曰勰奉使弔高麗凡餽饟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舘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張方平傳曰方平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巋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　范純仁傳曰純仁罷諫職改判國子

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我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

唐介傳曰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馮京傳曰京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肴來且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

朱子語録曰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

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　彙苑曰鄒浩調潁昌教授吕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浩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宋史范鎮傳曰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

自陳率得實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蘇軾傳曰軾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　蘇軾集曰王荆公謂孫立節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孫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官矣　宋史譙定傳曰欽宗召定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

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　金史褚承亮傳曰天會六年斡喇布破真定拘籍境内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詰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　輟耕録曰鄭思肖字所南宋亡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歳時伏臘

望南野哭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為怪　左編廉希憲傳曰希憲甞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　元史許衡傳曰衡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此無主曰梨

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王都中傳曰都中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疃不易一椽廪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以是多之　明戴良小傳曰戴良自元亡後不忍忘故君舊國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賛曰處榮辱而不一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

劉敏傳略曰敏舉孝廉為中書吏暮市蘆龍江旦載於家而後入治事妻織蘆𧄍以奉母或遺磁瓦器懸諸梁

上卒還之　洪武實録曰張思恭爲刑科給事中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爲刑部右侍郎　龔詡小傳曰詡字大章父詧洪武給事中戍五開死大章年十四勾補伍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慟變姓名王大章遯歸方大索夜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囷中即囷中讀書閒夜渡婁省母更二十餘年禁稍解賣藥授徒周文襄撫江南具禮訪問便宜兩薦爲學官堅不應曰

詡老兵仕無害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無子獨一老婢居破廬中有田三十畝種豆植麻歌咏自得　吳琳傳略曰琳以吏部尚書乞歸帝常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舍旁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為嘉歎　錦繡萬花谷曰明雷仕榯成化進士以浙江參政致仕尚書楊旦謂仕榯之大節有三歷官中外囊槖蕭然田廬無所充拓其自處裕如也閉門却埽

養高林下足跡不涉公庭其自守凜然也方不入時正不諧俗從容禮法之中其自信確乎不拔也人以為確論云　宣宗實錄曰吳溥江西崇仁人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之門權貴人亦莫或知或念溥久次不陞勸其少貶以徇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已哉　稗史曰薛公瑄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一日問三楊曰吾鄉人亦有可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

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為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　陳敬宗傳略曰宣德間敬宗為南京祭酒考滿入京師王振欲致之不可得知與周

忱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敬宗倔强未可以勢力致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返其幣終不往見　耿九疇傳略曰九疇為兩淮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退焚香讀書廉聲益振婦孺皆知其名嘗坐水旁一童子曰此水清不若使君清也　王宇傳略曰宇擢山東右布政使初赴官止攜律令數卷朝祭服一笥及去如之　明紀

編年曰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鴆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命吏部除為縣丞　楊繼宗傳畧曰成化初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中官過者索賄繼宗遺以菱芡歷日中官曰畀我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劵他日得執以磨勘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

宗一人耳　陳選小傳曰選視學河南會倖閹汪直被
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
官公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
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知不可犯遂改
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公即徐步而
出　稗史曰都御史楊公繼忠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
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於墦所直趨
至墦拜起手持公鬚曰比聞楊繼忠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忠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敢復言直時戚
震海内不屈者公一人耳　明紀曰海瑞起南京右都
御史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
不堪者歎息泣下斂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為殮
具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

人部三十九　節操　高潔　修整

節操三

增張古人　薛夫子　金史張潛傳潛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為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　稗史明薛瑄人稱薛夫子會議東閣公卿見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為瑄也銜之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劾瑄故庇死獄詔榜西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泣於厨下振問何為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衛終不屈　原通介

有常　去就知分　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昔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西河魏地文公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凛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餉船還絹　增設食留錢　晉書始安太守干寶與翟湯通家遺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船乃貨易絹物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歎愧焉　袁山松後漢書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出留錢而去

原動不累高　增老而彌篤　白帖晉謝鯤通簡有恒有識者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　北史敬肅少

以貞介知名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升階長揖 **原步擔告歸** 通鑑魏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倨見百官於都坐王公已上皆趨庭望拜高允獨升階長揖　漢書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　每告歸嘗白衣步擔嘗從長安歸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埽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增含菽飲水 **食麥衣皮** 後漢書閔仲叔世稱節士周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北史劉璠傳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

在約無改 **含味獨游** 南史謝方明傳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

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　晉書戴逵傳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

不屈王命　揚子法言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注膚美也

當興吾宗　唐書蕭復傳復生戚里嫺從豪侈以服從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華復叔也

佯為病狂

絶類篤行　前漢書韋元成事詳讓二　元史許謙傳謙弟子朱震亨清修苦節絶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性命有在

中外所宗　南史孔奐傳侯景陷建業時侯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亢奐曰吾性命有在豈取媚凶醜以求全乎　晉書東海王越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

操為中外所宗

駒犢付官　珠璣委地晉書王遜傳遜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君真高士　時稱古人晉書辛勉傳勉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　唐書潘孟陽傳孟陽父名炎方劉宴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

居則固

窮身不可辱 元史虞集傳范梈雖羸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　晉常璩梓潼士女志李業字巨遊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名為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尋得釋公孫述累聘不應述遣鴻臚尹融持毒酒逼之業笑曰名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也遂飲藥死

解裳自隔　挂檄而逃 南史劉璡傳璡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其立操如此　明黃姬水貧士傳劉訏幼貧性不欲仕有辟之者訏即挂檄于樹而逃

不交一談　豈事二姓 宋史顏師魯傳師魯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以御史用師魯亟奏曰宗璟名自廣州道中不

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為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為法今其人朋邪為迹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 前漢書兩龔傳王莽傳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

老萊稱僕 田橫笑人 明黃姬水貧士傳劉凝之字隱安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南史齊晉安王傳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笑人

稱聾不出 屈跪何為 晉常璩梓潼士女傳杜微字國輔先主定蜀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為主簿輿而致之亮引見與書誘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篤疾 稗史明何編修瑭

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相約長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跪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為此

得金還庫　受絲懸梁

南史甄法崇傳法崇之孫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常以一束苧就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還以歸庫司庫者以其半為壽往復十餘卒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稗史禹令袁穀在政貪濁饋遺朝士以營虛譽嘗饋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穀事露案驗衆官吏于巨源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有聲鄉閭　不染流俗

後漢書劉望傳望節操清白有聲鄉閭　晉書任旭傳旭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

卻綿死寒　積薪赴火

宋史陳師道傳師道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豫郊祀行禮寒甚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唐書

顏真卿傳李希烈拘真卿蔡州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

舉笏却揖　踰垣而逃唐書宋璟傳璟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適禮意張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　宋史陳亮傳亮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名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曹覲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

東土宗敬　南州冠冕晉書韓績傳績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馬司徒王導聞其名辟為掾不就　宋史羅從彥傳沙縣陳淵常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興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從彥字仲素

齧雪咽旃　鍊金鍛鐵前漢書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

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 宋史石介傳介作慶歷聖德詩曰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粥之膚霜剥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指富弼也

遂拜侍中 不應進士 晉書陸傳帝以侍中皆北士宜無用南人以清真著稱遂拜侍中 宋史尹焞傳焞少師事程頤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

勵志守常 讀書砥行 北史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煬帝嗣位時賄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元史韓性傳憲府嘗舉性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起

門署

忠臣 號稱祭酒 新唐書馮元常傳元常閨門雍穆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宣帝以蘇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前漢書

無愧先烈 寧為旅人 新唐書袁朗傳朗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為齊王元吉府學士太宗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 宋史穆修傳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名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餬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度身量腹 味道守真 孔叢子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饋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

衣量腹以食餉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　後漢申屠蟠傳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溼輕重不為窮達易節

請還二帝　歷事三朝　宋史崔縱傳二帝北行高宗遣縱通問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　魏志徐宣文帝時為御史中丞桓範薦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以為左僕射詔曰宣歷仕三朝公亮正色有托孤寄命之節可謂柱臣也

巨公名顯三輔　鉉翁義不二君　後漢書宣秉傳秉字巨公少修高節顯名三輔　宋史家鉉翁傳鉉翁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

若令進

兒與身何異 豈以一子所守皆亡 北史崔劼傳劼二子拱撝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 金史宋可傳北軍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其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生平所守者亡之

節操四

原近文章 砥廉隅 禮記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增楚兩龔 前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

楚兩龔

張有道冊府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

原匪石不轉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色不不累主人晉書劉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可屈晉書庾衮傳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衮服造役之衣杖鉩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衮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屈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

豈累安邑後漢書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仲叔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不過兄飯後漢書帝問第五倫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曰

臣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設食不留 典畧沐並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不答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播如此

變姓省謁 漢書袁閎傳閎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遺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返郡界無知者

説反屠羊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説屠羊説曰大王反國説亦反屠羊何賞之有

取直如常 白帖任蝦家貿賣魚會官禁魚價貴數倍蝦取直如常

分錢不取 晉書郭文字文舉有猛獸殺大鹿於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錢當自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

增投金承塵 後漢書雷義字仲公濟人死罪以金二斤

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承塵上義葺屋得之其人已死無所還乃以付縣曹

與殷風馬南史王鎮之傳鎮之弟弘之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一餐不受後漢書桓煜傳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于人

張姓複名新唐書張嘉貞傳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

豈賣盧龍三國志田疇傳太祖軍還入塞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固讓太祖語夏侯惇以情喻之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効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告太祖太祖喟然知其不可屈

知倍古人鴻書閩賈郁為仙遊令客有遺果者

辭之客曰某家新果衆人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君今兄知弟知子知攜來者知是倍于古人也容慙而退

呼裏頭冰 稗史宋城主簿祝天既勵己如冰玉百姓呼為裏頭冰

不在越裝 南史王僧孺傳僧孺為南海太守常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

潔身北面 晉書郗鑒傳鑒字道徽王敦專制拜安西將軍領合肥敦忌之表徵還與敦相見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豈可偷生屈節靦顔天壤耶

里號一龍 唐書賈循傳循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

松柏獨秀 宋史胡安國傳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確如金石 宋史顔師魯傳師魯嘗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

清白宰相錦繡萬花谷慶歷中杜衍為相苞苴貨殖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　比之欒布漢書云敞師事吳章王莽斬章禁錮弟子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章葬之京師稱焉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　膝不可屈宋史劉子薦傳經畧使馬暨遣子薦提援兵藥弩手守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　不賀生辰稗史正統間李時勉為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振銜之　終始完潔唐書衛次公傳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　門庭閒寂南史梁宗室藻傳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閒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　非倖人枕

魏志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甞枕文師膝卧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舉觴立進 稗史元迎帝師至京有㫖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富珠哩翀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悚然

原非耕漁不食 後漢書周燮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增不執琉璃鍾 晉書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

誰為薛御史 稗史明薛瑄為御史每至三楊閣下門首止投刺三楊慕瑄之為人不得一見後於朝班中尋訪誰為薛御史始識其面

迎送不越閫 南史沈覬幼清淨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為人甞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賔

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之顔迎送不越閫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

李下無蹊徑

唐李乂傳乂進吏部侍郎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節操五

增詩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地有水曰貪泉隱之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啓宋蘇轍賀歐陽致仕啓曰薦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

增書漢鄒陽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懾於威重之權主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伏死崛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增序宋蘇軾撰樂全先生序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喪雖志士仁

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有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

增贊明宋濂撰滕奉使賛曰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旛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勿緇勿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

增記宋曾鞏徐孺子記曰漢失其柄紀綱大壊然在位

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閒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　明方孝孺戇窩記曰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時視人君之尊

不為之動遇事輒靣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為重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

增碑宋歐陽修撰范文正碑曰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力

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高潔一

增釋名曰潔確也確然不羣貌也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史記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北史曰自叔世澆浮淳風殆

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　宋玉對楚王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抱朴子曰

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元之表道足於內物遺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𫆀之媚容效上林喋喋之嗇夫為春蜩夏蠅之聒耳

高潔二

譛王充論衡曰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鐮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

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東坡志林曰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　史記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

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　魏公子列傳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漢書歐陽生傳曰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

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　後漢書楊震傳曰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晉書王述傳

曰述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 王徽之傳曰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甞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甞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徽

之曰本乘興而来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吳隱之
傳曰隱之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
菽不饗非其粟擔石無儲不取非其道　孟陋傳曰簡
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
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
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
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
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南

史張瓌傳曰瓌為吳興太守以旣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别藏其奉以表其清　宗慤傳曰慤尅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勝計慤一毫無犯惟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　柳世隆傳曰世隆性清廉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吳慶之傳曰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名慶之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

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畜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唐書陸龜蒙傳曰陸氏在姑孰其門有巨石遠祖績者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宋史司馬康傳曰康為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康光之子也）李浩傳曰浩為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

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文同傳曰文彦博致同書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天塵埃不到　李瀆傳曰瀆杜門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中不事産業所居木石幽勝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乘馬嘗為宗人借憩於屋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嚚如此　宇文之邵傳曰之邵致仕時年未四十自强於學不易其志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禄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

於之卻見之矣范鎮亦曰之卻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憮然其為兩賢所推如此　金史元德明傳曰德明自幼嗜讀書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　元史鄭林傳曰林子制宜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及汝近者約蘇穆爾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贓敗臣復取之寧無汙乎帝賢其所守　姚樞

傳曰樞為燕京行臺郎中時伊囉斡齊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絶因棄官去　汪澤民傳曰澤民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　同恕傳曰恕家無擔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庵時蕭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　倪瓚小傳曰瓚字元鎮不事生產強學好修所居有閣名清閟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鼎彝名琴陳列左

右松篁蘭菊敷紆繚繞性好潔盥頮易水冠服振拂日以數十計齋居前後樹石頻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涴

楊維楨小傳曰洪武二年召諸儒纂修禮樂書上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遣翰林詹同文奉幣詣門謝使者曰豈有八十歲老婦就木不遠而再理嫁者耶明年又遣松江别駕追趣賦老客婦詞一首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上允之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一十日禮文畢史統定即以白

衣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　明劉仕貆傳畧曰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為廣東參政以廉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　李希顔傳畧曰希顔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為諸王師授左春坊右贊善諸王就國希顔歸舊隱部使騶輿訪之塗遇一老枕槖而卧前驅蹴之起乃希顔也倚槖與語竟日而别　梁潛傳畧曰潛字用之洪武間以薦除廣東四會知縣縣

有龍橋河吏廌平則河水清白潛至迄去水可鑑　劉崧傳略曰崧博學有志行微時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妻累自隨之任北平擕一童往至則遣還晡時吏退孤燈賦詩往往達旦　劉球傳略曰球官翰林侍講從弟玭知莆田遺夏布一匹球封還貽書戒之　劉鉉傳略曰楊士奇嘗至其居湫隘幾不容膝歎息而去子瀚頒詔江南鉉戒勿納賄為閱

其槖以行比還仍閲之喜曰不辱我矣

高潔三

增前庭懸魚 後圃瘞鹿 後漢書羊續傳續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新唐書裴寛傳寛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于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寛居也與偕来詵問狀答曰寛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妻以女

過耳秋風 對飲明月 吴越春秋餘眛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先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 南史謝譓傳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

曰入我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樵採自給　封帕完新

北史張膺傳膺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給　唐書段秀實傳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因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獲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事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

離垢先生　安素處士

南史劉慧斐傳慧斐嘗還都途經潯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生　貧士傅高繹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慶歷中名至京師上欲命以官固辭歸山稗史趙清獻賜號安素處士

縱鶴放龜　焚香埽地

入蜀獨以一琴一鶴自隨其清致可知及再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此為累矣　唐國史補常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

至焚香埽地而坐

紙帳蒲團 冰壺玉尺

老學庵筆記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 元史黄溍傳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産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巨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汙

荷擔而至 栖山以居

百川學海郭文字文舉王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導西園温嶠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貧士傳俞澹字清老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曰半山道人

放浪山水 耦耕沮溺

金史党懷英傳懷英應舉不得遂脫畧世務放浪山水間 百川學海負統字仲御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汙隆之間自當

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於郡府之間乎

澡身浴德　量腹度形

三國志韓曁傳魏文帝詔曰大中大夫韓曁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　世說魚復侯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

拾還桑椹　不剪草萊

北史趙軌傳軌有行檢周齊王引為記室以清若聞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　世說孔稚圭風韻清踈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甚得時譽　頓忘官情

北史崔休傳休少孤貧矯然自立為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　世說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

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買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經案繩牀　劉昫唐書王維字摩詰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絶塵累

瑤林瓊樹　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太尉謂王衍

復為清卿　居然名士　北史袁聿修傳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卲與聿修舊欵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為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卲為刺史別後送白絹為信聿修不受與邢卲書邢報書曰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奉來旨吾無間然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世說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如韓

羸馬繩羈　短

褐穿結 唐書賈敦頤傳敦頤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嘗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韁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布被藜羹

竹洲花塢 邵康節無名公傳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睚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 劉昫唐書王維得宋之問藍田別墅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

牀席塵生

門庭蘺隔 南史王微傳微尋書玩古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惟當坐處獨淨 又謝瞻傳瞻弟晦為宋臺右衛賓客輻輳瞻驚謂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戸福耶乃蘺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築室灌園

拂牀埽

地　宋史李南公傳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　南史虞愿傳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埽地拂牀而去　惟

飲吳水　不辦路糧　晉書鄧攸傳時吳郡缺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南史孔覬傳時京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覬弟道存慮覬甚乏之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據鞍索酒　挈畚持蔬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則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貧士傳鮑

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多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為表百城**　**特置一榻**南史梁樂法才傳法才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此可以為百城表矣後漢書陳蕃傳蕃為安樂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長逝不顧**　**孤興獨歸**後漢范冉傳冉與王奐親善奐為考城令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冉乃與弟協待之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遠適千里

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晉書孟陋傳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

為人灌園　將家浮海　史記鄒陽書曰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　後漢書逄萌傳時王莽殺其子宇萌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高潔四

原口不言錢　世說王夷甫雅尚玄遠嘗疾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

增任心自放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楊元愼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為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

志高青雲　晉常璩梓潼士女傳

不屈其身志高青雲則譙元也

彈琴獨酌 宋史崔遵度傳遵度與物無競不言是非僦舍甚湫隘有小閣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脩然自適

白雲自號 元史察罕傳察罕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

笑笑先生 宋史文同傳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

山池居半 南史庾詵傳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敝衣不修產業

臣心如水 前漢書鄭崇傳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休明夷白 貧士傳蔡會字休明圭窬自守不與俗交李撝謂江敫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日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白玉暎沙 梁鍾嶸詩品謝靈運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暎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

飲馬投錢 三輔決錄

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錢郝廉亦然

受茶一串 翰苑新書陸贄以張鎰有重名贄往見既行餉錢五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雲中白鶴 世說公孫度目邴原曰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麤竹成簾 類林李廣為尚書有清德劉晏見其寢室簾甚敝潜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廣三擕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高潔五

增詩晉郭璞詩曰緣蘿結高木𡨋籠葢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 陶潛詩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

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又詠二疏詩曰大象轉四時成功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庭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蓋盈道路離别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唐明皇送賀知章歸四明詩

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

孟浩然仲夏歸漢南園詩曰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躭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予復何為者栖栖徒問津扇枕北窓下采芝南澗濵因聲謝同列吾慕穎陽真

李白答高山人詩曰登艫望遠水忽見滄浪枻高士何處來虛舟渺安繫　又獨坐敬亭山詩曰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宋蘇軾雪堂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

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

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

增騷楚詞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

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

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蹇

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

依彭咸之遺則　漁父篇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

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

足遂去不復與言

增賦漢揚雄甘泉賦曰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青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　晉孫綽遊天台賦曰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　又曰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五蓋貪欲嗔恚睡眠調戲疑悔也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

增書明王守仁答南元善書曰凡有道之士其於富貴

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

增序晉王羲之蘭亭序曰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

增賛明王達陶弘景賛曰哲哉陶公靡所不通糠粃富貴勾曲之從月高秋肅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疵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澹然無為不與物絶龍變是宜上凌下替世道日榛寧於其時俯仰屈伸煙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其人

增誡唐姚元崇冰壺誡曰玉本無瑕氷亦至潔方圓相

映表裏皆瀓喻彼貞亷能守其節
增記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曰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髙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徳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葢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

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

修整一

增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會縫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又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禮記曰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

尸燕居告告者告語於人也溫溫　又曰君子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又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史記屈原傳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前漢書匡衡傳曰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修整二

增詩曰篤公劉于胥斯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劒珮以上下於山原也舟帶也禮記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己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

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前漢書雋不疑傳曰不疑進退必以禮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櫑具者木標首之劒也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薛宣傳曰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　風俗通曰漢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　漢書張堪傳曰堪矜嚴好禮動

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吳志呂範傳曰範為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　獨異志曰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　晉書衛玠傳曰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

朗然照人　王獻之傳曰獻之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　孫晷傳曰晷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　杜乂傳曰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南史謝晦傳曰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常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王思遠傳曰都水

使者李珪之嘗曰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横唐突卿宰便復憶思遠　褚蓁傳曰蓁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焉　北史崔㥄傳曰㥄狀貌偉麗善於容止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為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魏書曰封軌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　新唐書温彥博傳曰彥博進止詳華人拭目觀　唐臨傳曰臨見妻子必正衣冠　韋陟傳曰陟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且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　韋斌傳曰斌少修整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　盧奐傳曰奐早修整爲吏有清白稱　張嘉貞傳曰武后名嘉貞見内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　李晟傳曰晟收京師每

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衣褐為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世説補曰五代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徽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宋史王旦傳曰旦與人寡言笑黙坐終日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　李贄大臣傳曰韓琦姿貌偉特美鬚髯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為高山太嶽望之氣象雄傑　事文類聚曰宋梅學士詢性喜焚香

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　宋史米芾傳曰芾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　留正傳曰光宗自東宮朝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　元喀爾托克托傳曰托克托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烏德美獵於燕南烏德美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歎曰日後大用之才即命入宿衛　李洞傳曰洞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面如氷玉唇如渥丹峩冠褒衣望

之者疑為神仙中人　同恕傳曰恕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　許楫傳曰楫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鬚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　明任亨泰傳曰洪武二十一年亨泰由太學生為進士第一授修撰即擢少詹事儀觀甚偉端重自持進止皆有容度人以此稱之

修整三

原攝威儀　整風俗　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晉書和嶠傳嶠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　無惰容　不過則　晉書王勔傳勔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惰替之容　禮記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增遲行　緩步　仰首翹身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人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　世說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常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風韻都似　足武相銜　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元史鄭文嗣傳文嗣從弟大和遇

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

散幘斜簪 **洗牀拭席** 南史王儉傳儉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 宋庾仲文傳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吏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必為方伯 **不減古人** 南史庾華傳 華孫負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負必為方伯 宋史李公麟傳公麟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

吐納風流 **進退閒雅** 南史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又陸繕傳繕儀表端麗進退閒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

取則焉

紫羅香囊 玉柄麈尾 晉書謝玄傳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而焚之 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甚有容狀 故盆鮮明 南史劉懷慎子德願善御車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又何敬容傳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盆鮮明嘗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魏舒堂堂 王恭濯濯 晉書魏舒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垂鞭按轡 傅粉施朱

唐紀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

傳粉施朱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風神如許 容止可觀 宋史楊摠傳摠用故人薦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下 伽藍記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觀

穆呼哩兒 錫勒們子 元史綽古察傳綽古察總中都行省帝嘗遣使至見其威容凜然倜儻有奇氣所部軍士紀綱整肅還朝以告帝曰真穆呼哩家兒也 又博勒呼傳伊徹察喇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且閔其父之死年十六召見帝見其容止端重奏對詳明喜而謂曰失烈門有子矣

明秀若神 鬚眉如畫 名士傳王乂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 南史梁

王茂傳茂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為衆所瞻望　謝安自況　張緒當年南史王儉傳詳上散幘斜簪註　又張緒傳劉悛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如絲縷武帝以植于靈和殿前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衣冠鮮麗　眉目清揚南史何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　元史張起巖傳起巖面如紫瓊美鬚方頤而眉目清揚望而知為雅量君子　善自標置　儼如老成姓譜盧元明風采閑潤進退可觀善自標置不安交遊中山王熙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推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　元史太平傳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　錦衣驄馬　椶笠綺裘宋史韓世忠傳世忠勒陣向敵遏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

敵　姓譜宋俞遠自號空谷山人身癯神骨秀竦好著小冠戴文山椶笠衣白綺裘儼然神仙中人行出一市人盡驚

善持音儀　好治容服 南史張敷傳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　宋史王疇傳疇好治容服坐立嶷然言必文未嘗戲慢

改席易衣　長裾廣袖 南史羊欣傳欣嘗詣望蔡公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　北史李諧傳諧子庶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

傅粉何郎　薰香荀令 世說新語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白　習鑿齒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謂張坦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幙三日香氣

不歇為我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也晉荀勗為尚書令故云令君

修整四

原避雨危坐 後漢書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 增

玉山照人 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也

風儀嚴峻 萬姓統譜明吳凱言行不茍風儀嚴峻人望而畏之

乃與促膝 南史王思遠傳思遠立身簡潔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自合一香 錦繡萬花谷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自合一香武帝果悅之

鳴玉以相 國語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進止有常處

宋史王曾傳曾姿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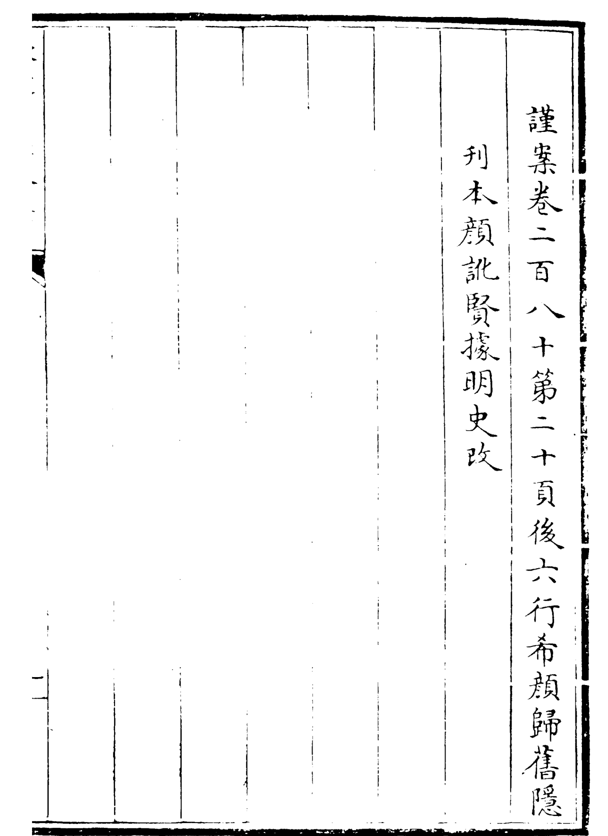
修整五

增詩唐李白贈獨孤駙馬詩曰都尉朝天躍馬蹄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鞚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　宋王臨川詩曰紫芝眉宇傾一座笑語但聞雞舌香

增賦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元黄異校結駟繽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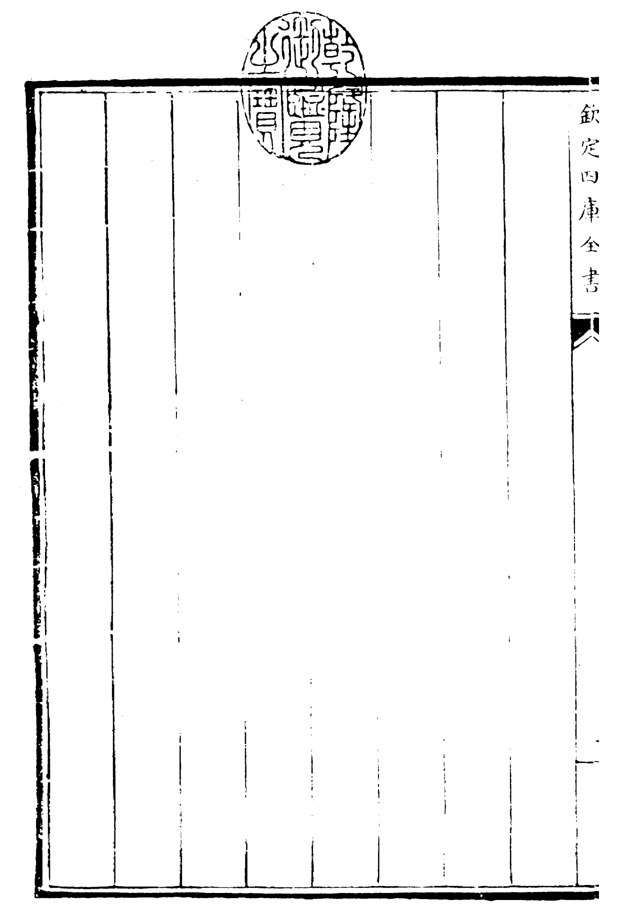
增騷楚屈原離騷經曰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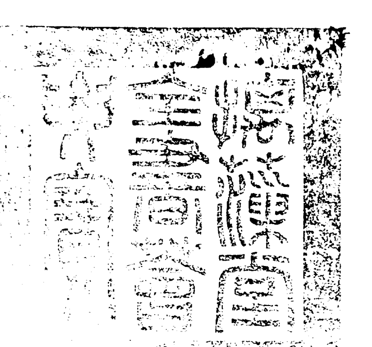
又涉江篇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吾方高馳而不顧



謹案卷二百八十第二十頁後六行希顏歸舊隱

刊本顏訛賢據明史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大本

謄錄監生臣楊師曾